

颜斗作品集

鸡年大会师

上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东52A-6

44568

JN

21

颜斗作品集之(16)

鸡年大会师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上

(内蒙古)新登字 078 号

责任编辑：吴 仁

颜斗作品集(16)
鸡年大会师
颜 斗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

24 印张 58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-T-80506-564-X/I·164

定价：28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代大侠，却为欺名盗世之徒，玩权弄术，江湖中云谲波诡，两性阴阳，做尽世间恨事，靓女俊男，即刻遭殃，少年人浑身是胆，于千钧一发之刻力挽狂澜，痴心女，绝情汉，道不清情仇恩怨怨怨，说不尽正邪是是非非，曲终人散，余音还绕梁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回首前尘情何堪	1
第 二 章	初识娇女情窦开	39
第 三 章	阴谋暗蘊浑不知	76
第 四 章	拼搏无械疑凶手	112
第 五 章	易容冒名遭栽赃	150
第 六 章	受困少林父子会	187

第一章 回首前尘情何堪

为了罪恶的目的而去杀人，是一种野蛮的行为，这种残暴和邪恶的血腥升华，使行为主体的本身，成为一种该杀的人。

该杀的人是不应该生存在人世间的，只有地狱才是他们的最好去处，但是，若要将其送入地狱，有时又会非常的复杂和艰难。

正因为如此，维护正义，除暴惩恶的行为，才会显得崇高和伟大。

宇文昆披着晨曦，握着杖剑，在麻石道上踽踽独行。

前方就是聚宝镇，他半年前去是个繁荣而富庶的小镇，此时，小镇里也已充满了早市的喧哗，他不觉加快了脚步。

晨曦中起了雾，当宇文昆走进小镇，旭日已被雾遮

鸡年大会师

住，他的心里也随之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小镇里冷冷清清，街面上行人稀少，偶尔一、二人老者走过，也都不说话，只用眼睛交换着某种诡秘。

宇文昆感到一种异样的沉重，急步走向街心。

街心处围着一群人，大多是上了年岁的长者，一个白发老妪正哀声叹道：“哎，这已是第三次了，也不知造的什么孽哟。”

一个瘦小的老头接着道：“唉，多好的一对小夫妻，竟然死得这般悲惨！”

人群中有人在流泪，有人有低声唾骂。

宇文昆走入人群急忙又退了出来，他感到心中一阵难过，腹中的食物已冲出口中吐在地上。

人群中的景象惨绝人寰，目不忍睹。

地上躺着两个刚刚死去的人，一男一女，全身裸露。

男的眉清目秀，脸色苍白，裆部还流着血，已被人割了阴物。

女的美丽娇体，全身已被鲜血染红，血从胸部流出，已被人挖去了双乳。

宇文昆翻肠搅肚之后，心里仍像淤积着什么。

突然，一条白影从雾中飘出，人群中已多了位白衣

鸡年大会师

青年，手中提着剑，愤然道：“哼！又是他，我迟早非杀了这个人魔不可。”

宇文昆听了青年的话，循声望去，突然，眼睛一亮，疾身上前，对那青年道：“公子云的豪言壮语，令人钦佩。”

公子云没有答话，脸上仍充满怒色，半晌，才将目光移向宇文昆，道：“公子怎么知道我？”

宇文昆和声道：“公子的轻功飘然若云，一把飞云剑享誉武林，我虽下山仅仅半年，提有关公子的传闻，早已充满耳际。”

公子云的嘴角微微动了动，愤然道：“这个人魔，根本不把我公子云放在眼里，竟敢在我身边，接连干出这样的事来。”

宇文昆不解地道：“你说的这个人魔，究意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如此凶残？”

公子云道：“他是个魔鬼，嫉妒世上所有的人，尤其嫉恨年轻漂亮的男女，而且……”

公子云忽然止言，不再说话，因为此时人群中多了一个人，多了一位美艳绝伦的女子。

人们发出一阵惊叹，瘦老头急忙来到女子面前，颤颤劝道：“难道你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吗？”

鸡年大会师

姑娘一点也不惊慌，只是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两位英俊的公子，不是也没有躲避吗？”

她的话语，像一股魔力，众人的目光，随着这股魔力，一起抛向宇文昆和公子云。

宇文昆和公子云都没有动，眼睛全望着姑娘。

宇文昆的目光，显得不解，迷惘。

公子云的目光，显得惊讶，愤怒。

姑娘看了看公子云和宇文昆，仍笑道：“有公子在，人魔来了，我也不怕，因为他一定会保护我。”

突然，她又盯着公子云道：“我说的不是你，你把飞云剑，连自己也保护不了。”

公子云的脸上充满了杀气，额上青筋也已暴起，嘴唇剧烈地抽搐着，他的手紧握着剑柄，剑将出鞘。

姑娘望着他，冷冷地道：“怎么，你这样凶，难道想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？莫非你就是人魔？”顿了一下，她又继续道：“不过，我不怕你，你若想杀我，受辱的只会是你，不会是我。”

公子云不再说话，他开始用行动代表语言，他的剑倏地，已飘向姑娘的前胸。

姑娘轻蔑地笑了笑，手中已多出一只奇特的兵刃——子母鸡爪阴阳剑。她娇姿轻动，一招“推窗望月”，

鸡年大会师

锐已抓向飘来的这一片“云”。

云是抓不住的，它又随风飘回，拂向姑娘的裆部。

宇文昆看着，不解和迷惘的目光也渐渐变得愤怒。

不仅是他，围观的人也都变得气愤。

公子云的身手，实在过于歹毒，何况是用于对付一个姑娘？

“当”，公子云的利剑卡在了姑娘的阴锐中，无法抽出，姑娘的阴锐“乱草寻蛇”已迅疾抓向公子云的裆部。

“匡”，锐击在钢杖上，散发出几颗火星，公子云手中的飞云剑已脱手，飞向空中。

姑娘收回双锐，冷笑道：“我说你的飞云剑保护不了你自己，如何？要不是这位公子相助，这里的尸体，恐怕又要多上一具了。”

公子云拎起长剑，怅然退下。

宇文昆收回短杖，脸上变得没有任何表情，人未动，杖剑握得更紧。

姑娘来到宇文昆的面前，嫣然道：“我就知道你的功夫比他强，不过，你能保护别人，却未必能保护你自己。”

宇文昆怒道：“姑娘不必多言，只管动手就是。”

鸡年大会师

姑娘变声说道：“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说话间，子母鸡爪阴阳锐已上下呼应，同时袭向宇文昆。

宇文昆左右躲闪，杖剑仍握在手中。

姑娘的攻势开始变得怪疾，手中的双锐奇招叠出、割、抓、带、刺、把宇文昆罩在锐光之中。

宇文昆和短杖已经出手，围着姑娘的双锐转飞舞，一龙双凤，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惊赞。

顷刻，惊赞声骤停，人们都停止了呼吸，人群中变得鸦雀无声。

公子云的双眼瞪得溜圆，嘴巴张成“O”型，握剑的右手已经抬起。

宇文昆手中的短杖已被姑娘的双锐紧紧缠住，死死地卡在锐爪之中。

姑娘的脸上傲气更盛，斜眼笑道：“我说你能保护别人，未必能保护了自己，怎么样？”

宇文昆面色冷凛，握杖的手有几分颤动。

公子云剑已出鞘，又装入鞘内，脸上绽开了笑意。

此时，宇文昆的短杖已经脱手，手中却多了一把利剑。

姑娘因傲而疏防，利剑已刺向前胸，虽急忙闪身，

鸡年大会师

右肩已被刺开了道血口。

姑娘的面色突然变得痛楚不已，她收回双锐，一招“燕子穿云”消失在晨雾之中。

“一杖剑”，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呼，随着呼声，一位鹤颜长者也随之消失于薄雾之中。

公子云已飞身跃起，本想追赶姑娘，听到老者的惊呼，立时收住身形，怔怔地望着宇文昆，道：“你是一杖剑的传人？”

宇文昆收起杖剑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人群中发出一阵议论，刚才发生的一切，就像是雾，他们议论什么？只怕自己也说不清。

公子云拉着宇文昆，走进了一家刚刚开门的酒店。

公子云待宇文昆坐下，便惊疑地问道：“你为何帮我，而不帮那位姑娘呢？”

宇文昆道：“因为你不是人魔，而她是。”

公子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宇文昆道：“因为你用的是剑，剑可以割，但是不能抓，我见过尸体，那女子的胸部是被抓下来的，只有那姑娘的母鸡爪阴阳锐，才能又割又抓。”

公子云道：“今天多亏兄长相助，否则我——”

宇文昆急道：“公子说那里话，同为打抱不平，何

鸡年大会师

分你我，只是我仍有一事不解，还望公子相告。”

他的神情掺杂着一丝迷惑。

公子云道：“什么事，只要小弟知晓，一定奉告。”

宇文昆道：“我不明白，刚才那姑娘生得如花似玉，却为何干出那般恶毒之事。”

公子云笑道：“她根本就不是姑娘。”

宇文昆惊道：“难道她是男人？”

公子云道：“她也不是男人。”

宇文昆更为不解地道：“不男不女，莫非是太监？”

公子云道：“也不是。”

宇文昆的脸上，显出几分不快，道：“公子何必戏弄于我。”

公子云道：“小弟不敢，只是，这人确是非男非女，也非太监，而是阴阳人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宇文昆大笑道：“但不知他又为何要干出这等事来呢？”

公子云道：“正因为他是阴阳人，所以心理才会如此变态，他恨所有正常的人，尤其是年轻貌好的男女，武林中早就有人想除了他，怎奈他武功绝伦，一般高手都不敢动他。”

宇文昆道：“难道武林中就没有能胜他之人？”

鸡年大会师

公子云道：“有倒是人，只是他们惜誉自重，不愿轻易出手，因为阴阳客锐法恶歹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蒙受奇耻大辱，坏了一世威名。”

宇文昆道：“所以他才有恃无恐，无人敢问？”

公子云点了点头。

“不，谁说无人敢问，二位公子不正是敢问之人吗？”随着话声，刚才惊呼“一杖剑”的老者，已微笑着站在他们身边。

宇文昆和公子云急忙起身让座。

宇文昆抱拳行礼道：“不知老人家怎识得我之兵器？”

老者笑道：“老夫李奇，与无极大师有一面之交，‘一杖剑’虽已消逝武林几十年，但我仍记忆犹新。”

宇文昆和公子云急忙再拜道：“原来长辈就是神剑李，失敬，失敬。”

神剑李仍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少侠年少英武，还不知道尊姓大名呢？”

公子云也慌忙道：“对，我一时性急，竟也忘了问兄长的大名。”

宇文昆歉声道：“在下宇文昆，不敢在二位面前提名，二位相问，只有奉告。”

鸡年大会师

老者道：“原来是宇文少侠，不知尊师现在可好？”

宇文昆突然收敛了笑意，颤声道：“师父已圆寂了，我……”

宇文昆的心里，立时变得凄楚之极，两行泪水沿颊而下，他再也无心吃喝与畅谈，他又想起了师父，想起了下山的那个夜晚……

新月当空，万籁俱寂。

翠华寺浸于月光中，隐约而朦胧，似一幅秀丽静谧的山水画。

突然，一阵奇特的音响，渐渐变行清晰，也变得急促。

是碰击声，兵刃的碰击声。

山岳沉睡，古寺静息，打斗声从何而来？

寺后的山坳上，两个身影已绞在一道，愈斗愈急，越战越酣。

一个是银发过胸的老僧，一个是灰衣短装的青年。

老僧握一柄短杖，飞转如轮，将整个身形遮得丝毫不透。

青年手持利剑，银光闪动，如若一条白蛇，将老僧紧紧缠住。

“噔噔噔”，青年一招“金凤乱点头”划龙点睛，剑

鸡年大会师

尖戳向老僧上、中、下三路九处大穴。

这一招不仅快，而且怪，快得令人防不胜防，怪得使人晕头转向。

老僧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他只是静静地站着，只见一道弧光闪过，青年的招式已被时化解。

老僧仍站在原地，人未动，杖已动，杖已转到了左手上。

青年稍稍一怔，攻势更猛，剑尖圈动，勾出万朵梅花，撒向老僧各处要害。

老僧的速度更快，短杖飞舞，劲力雄浑，虎虎生风，如若飞转的巨轮，只见其杖，不见其人，使青年无懈可击。

青年见老僧将自己罩在杖内，无机可趁，于是身形一晃，突然奇迹般地失去了踪迹。

刹时，一条黑影从天而降，头上脚下，“倒转乾坤”，剑尖直指老僧的“天灵”。

“倒转乾坤”是风魔剑的绝命招式，练成此法，需内外双修，动静相宜，由于藏中带攻，攻中有变，变换莫测，绝非寻常高手所能应接。

青年的风魔剑法，超凡脱俗，清逸巧致，并非老僧所料之外，但对青年突然出此恶招，却未曾料到，老僧

鸡年大会师

一惊悸，脑门上已有一股强劲的剑风，他急忙气走“丹田”妙使“金蝉脱壳”，身体已平地移开数尺。

青年见剑落空，便在空中变换招式，他收回去剑，怪蟒般翻落在老僧身后，同时，剑已指向老僧后心。

风魔剑法，阴冷怪异老僧被剑光笼罩，也不敢有一丝怠慢，他明白若有半招不慎，都可能丧身剑下。

然而，能应付风魔剑的，自然不是一般人物，老僧的夺魂杖法，是传自于达摩老祖的短杖，并融合其他兵刃的奇招险式，精心研制而成，现已老辣精绝。

老僧虽在风魔剑的一再进逼下，不时险象环生，但终能以柔克刚，化险为夷，他杖法未乱，游刃有余，而且，他的目光正在搜寻着一种反击的机会。

此时，眼看剑至老僧后心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老僧在右臂急转，短杖已至身后，将剑碰开，随即杖移脑后，周身下沉，“回首望月”，杖头已击向青年的“太阳穴”。

青年面色微变，急身让过，未待还手，“阴谷”、“足三里”、“太童”、下三路又遭到攻击。

青年的攻势被扼，顿显出不安，急用内家剑中的阴柔之法，剑随杖走，贴粘缠绕，相踵不离，绞在一起。

老僧见状，也因势就势，让杖紧粘，无以分离。